

離家之後

N° 69·2

離家之後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° 69-2

2000 3-37

S. Margaret of Cortona

一千九百三十七年

上海主教授准

離家之後

目錄

一	墮落	一
二	煩惱	七
三	求父寬恕	一三
四	後母不容	一七
五	補贖	二三
六	工作	二八
七	芳範	三二

小序



由浪漫而致落魄的人，只要不肯失望，皈依仁慈的天主，還可以做到聖人的。聖教會裏頭，這類的聖人聖女，實在不少。在顧大主教 The Most Rev. Archbishop A. Goodier, S. J.著名的爲罪人的聖人 «Saints for Sinners»一書中，是一個極好的舉例。現在我太不自量地只把其中一個——聖女瑪加利大葛當娜 St. Margaret of Cortona的小史——翻譯介紹出來吧！

聖女生來是「極人性」化。她雖是數世紀以前的人物，而却是當代一個最時髦的女子。她在拉維安那 Lavinia之浪漫，在布先羅山 Montepulciano之淫逸，比較現代女子之猖狂，幾

有過無不及。但她結果雖落魄，而終不失望，皈依仁慈的天主，在葛當娜懺悔補贖，成了一位聖女，「做一盞火光燦燦的明燈，光照一切坐在黑暗裏的人。」致「使那些與她同覆一轍的青年女子，有無限的快慰。」呵（本史二二頁）

・親愛的浪漫及失望的——尤其是浪漫及失望的青年婦女——讀者呵！請隨着這「燦燦的明燈」的引導而進前，便得到光明，快慰的聖境了。

張之鹽寫於香港華南總修院

離家之後

一 墮落

離家之後

瑪加利大生於意國拉維安那的小城。她的父母是那裏的勞働界；她生得雪花膏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是獨養女，於是她的父母愛她如同掌上珠，姑姑息息的把她縱壞了。起頭她總覺得家中件件事情都和自己抵觸；漸漸長大，則變個非常的頑強，非常的野心，好像別的縱壞了的女子一樣，儘覺一切都不稱心了。不久，她嫌父親的茅屋太小，不足以逞她的

志願，她必要找些豬朋狗友，出頭露面，以發洩她那點雌氣。她覺得只在城市的街道上，才饒有這種出風頭的生活，她就脫離家庭躡到城裏去了。

時候一天天的過去，虛榮的心，也一天天的生長起來。那區區的小城，她又嫌太小了。她想前頭還有一個偉大的世界，她渴望躡進這大世界去，就可以得到一個薔薇色的幸運了。

真的，她不久知道，假如自己肯去選擇，她就能夠在那大世界裏，得到她理想中的幸運的。因為當時不但有許多和她同等身勢，同等環境的男子認識她，而且還有許多來村裏閒散的，貴冑的大人物與少爺們，也認識她。他們羨嘆她的美貌，還不時的不遠千里而來，和她交好，各個弄情獻媚，

以圖博得她春風一陳呵。

那時瑪加利大知道，如果自己一命，就有許多人投誠的了。

不幸她還是很青春的時期，她的母親死了！這一次的慘遭，似乎已給她一大打擊，使她從此不再如從前一樣去勾弄異性了。

可是又不幸，自從她的母親死後，她的父親立了一個繼室，使她從此再驟不復振呵：她的父親雖是個心性易變的人，一時懦弱，柔順，一時却嚴厲非常，然而倒多數是可愛；可是她的後母却常常暴戾，性好衝突。她驚感瑪加利大的頑強與不羈，她一入門，就下了決心，要嚴厲地拔除瑪加利大的頑性。這種待遇簡直迫瑪加利大趨於窮途啊。

有一個現代的學生述說：瑪加利大的環境是如許崎嶇，只迫她一味向着她的皮氣遷就下去而已。她自己明認，她生性是富於情感，而她的愛情，能令愛人們爲之殉身的。

她討得人垂愛，然後她的心靈才覺自由解放。可是在她的家裏，她却找不着她的要求。假如，無論在心理或生理方面，她比較柔弱一點，隨父親的選擇，結果配個佳偶，她便得了她的好命運，而且在平水線上度着和平的生活。不致有受精神的煩惱了。

其實，假如她感覺不着樂趣，只要她於自己方面畧畧壓制，就無論在家裏或在別處地方，都可有舒服如意的。可是她却只變個越頑強而越不羈，不久她的聲譽在此城中已令人不堪過問。還未十七歲，她就絕對任意妄爲，縱欲敗道，不

管一切的究竟了！

瑪加利大如此毫無忌憚地生活，自然不久不能插足於拉維安那。至於什麼光境使她離拉維安那城，我們很不明白。但我們只選擇大概最充足的一個而言吧。

有一個貴家的青年，住在遠處的布先羅山上。他要雇一個女僕在他的城堡。瑪加利大得了那個缺，就離開拉維安那了。她，現在在這裏能否絕對滿足，姑且不提，但至少可以脫離後母而自由，而且得幾分愉快的生活吧。

但是，她的主人是個青年，而且是個好遊蕩的男子，遊蕩之徒，沒有出其右的。豐姿漂緻的瑪加利大，顯胸昂首，好像戲弄男性一樣；氣概自足，有如貴家少女相同；在他的住所進退，他不能不爲之垂涎三尺，耿耿於心了。他於是對

她非常注意，自然想染指。他就把恩厚的禮物送給她，想達到他的要求。因此雖則她是服侍他的，而他反奉承她了。至於瑪加利大，早就看出他好像在拉維安那時遇過的男子一樣，受了她春風的搖動。於是大弄起她媚人的手段來。她覺得他是愛她的，她亦愛上了他。在這個時期，她躡入漩渦了。既沒有別的愛人的追求，又沒有母親的警告，而且又沒有後母的阻擾，於是瑪加利大不久就下落於城堡。她不是作他的夫人，因為是環境所不許可，却做了他的情婦了。他曾許下將來有日，和她結婚的，可是這個佳期總沒有達到，而派的一聲，一個嬰兒出世了，她的人生從此告一段落呵。

二 煩惱

雖則她是一天一天的漸趨沉淪，而她却有了幾年的命運。可是，她除了度着犯罪的生涯，她不但不得自由，反感覺到只如奴隸般的受專制吧。往日在拉維安那的煩惱，現在看來，似乎已不是煩惱了；她父親的茅屋的桎梏與貧困，似乎比她現在所受的金錢與物質的束縛還覺有趣了。

現在寂寞煩惱的時間，格外的多。每當寂寞的當兒，她昔日慈祥的母親，必在她的記憶裏盤旋着，可是已愛而不見了！這時良心的發現，感觸起過去污濁的生涯，她一片弱小

的心田，都爲之搗碎呵！那些污濁生涯，現在擠在她的眼前猶如作祟的惡魔一樣呵！

她看了這一切，痛恨這一切，同時也因這一切痛恨她自己。然而，她只有痛恨却無從擺脫，這一切都是可憐，而她只得忍受。真個是：作繭自纏吧了。

可是她每在金屋荒涼，寂寞無聊之頃，她必走入幽鬱的森林裏邊，她在那裏，一方面追悔過去罪惡的往事，一方面默想修德愛主的新生。

當這個時候，她在她城堡裏，她還是得寵的；假如她自己不能感覺樂趣，至少却還可以殷勤獻媚，令人歡悅，及垂愛生憐的。而她却輕看其他一切，好像不屈的皇后一般，以冷靜的態度在她的城堡獨自往來了。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當時

時的刺心的痛楚，連她的愛人，也一點都不明白。

一時一時的過去，漸漸的有人知道她是煩惱，來可憐她了。他們設法和她傾談，爲不入耳之歡，來相勸勉。告訴她現在是走着煩惱失望的險途的，可是她已萌回頭之念，對於他們的警告，回答一笑吧了。她對他們說，她將來有一日，她會成一個聖女的呵。

這麼着，過了九年。那時瑪加利大已二十七歲了。在這個時期，驀地她猛醒起來了：一天她的情郎去了遠方，幾天之後，他應該歸來的，可是到了日期她望穿眼睛，仍然不見他歸來，她正在望風懷想之頃，看見她的可愛的狗兒歸到門前來了。這條狗，是她的情郎動身的那天，帶着一起去的，現在回來，她諒想她的愛人在近吧。不料牠一入門，就徑直

的跑到瑪加利大的房間，起首纏繞着她，悲哀的叫着，而且曳着她的衣裳，像要拉她出門一樣。瑪加利大見了這樣的光景，知道有了不測的事情發生了。

於是疑慮的她，起身跟着那條狗跑了。牠帶她跑到離開城堡牆下不遠的一個叢林。在那裏有一個用樵薪攏起的柴堆，那條狗兒就在那裏站着，悲鳴得格外淒涼，又用牠的鼻子去推那柴堆。瑪加利大無限驚惶，戰慄，揭開那些柴，一淒涼呀！一的一聲，看見她愛人的屍身，躺在一個地窟裏頭；蛆蟲已經起首去蝕那個屍身，他已經死了幾天了！

他怎樣會死，永遠不明白。總之當日：是人欲橫流與怨仇交錯的時代，爭風慘案，也是普遍的。那時她唯一小心的辦法，就是把他的屍身埋在一所骯髒，無人的地方吧了。

可是瑪加利大見此可憐的光景，比死的恐怖還感覺可怕。故有的信德還在她的心坎裏活著，現在她捫心自問：自己所戀愛與侍奉的愛人的肉體，已在自己的眼前僵躺着；但他的靈魂，究竟怎樣？如果他的靈魂是被罰，那，現在在地獄裏頭了！然而他靈魂的被罰，究竟是誰的罪惡居多？別人殺了他的肉身，固然不好；可是她自己所做的，更無限的壞。同時她更加追想起自己的往事來，她知道自己在過去的時日，以弄人的手段爲榮幸，也曾惹起男子因她的緣故，彼此仇恨，彼此忿爭。現在這個殺案，未始不是因她的緣故。既然如此，她自身亦許會躺在他現在躺着的地方的，那，她的令人致命的美顏，也會給蛆蟲來蝕的，到了這個時候，自己的靈魂又如何呢？她越問越徹底，不能再疑惑了；從前她對於

<p>來，回到自己的城堡裡去。</p>	<p>瑪加利大，心中懷着這兩種可憐的情緒，突然的奮勇起</p>	<p>往罪還有點推諉，現在她一生的罪過，却明明白白在她的心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三 求父寬恕

從今後她須做什麼，她已立即決定。雖則城堡仍然是她家室，她却斷絕離開，一刻都不再久留。然而焚焚一人可以往那裏去呢？大概她的父親是世上獨一個能够原諒她的人；她的家鄉是她獨一個可以寄托的所在吧。雖則她父親的門楣，因她的罪祟，大為羞辱，給鄉人看不起；雖則老人家，因她的羞行，無面見人，而她却還記着他往日對她的恩愛與慈祥，皈依着他。

真的，昔日有時父親生氣，尤其是因為有人激動他貶責

她，使他對她大發雷霆，但結果，她投到他的懷中，他就撫
拏着她的肩背，饒恕她的。

現在她願意起身，走到她父親的跟前，求他再寬恕一次
了。這種心情現在却熱切的厲害。於是她穿了衣裳，抱了孩
子，不顧裝扮，離開城堡。踏過一個崎嶇的山脊，跑下拉維
安那山谷，回到父親的茅蘆了。她見父親自己孤獨一人在裏
頭，就跪在他的腳下，自認自承，以眼淚洗去她前此的污穢
，痛哭哀號，求他再收留她一次。

假如他昔日不放縱她，她也許不會淪落到今日的；假如
他給這欲慾太強的女兒，做成一個美滿的家庭，她也許永不
會拋棄家庭的；假如他許久以前小心的看顧，使她躲避不良
的隊伍，免致上他們醜惡的勾當，她永不會遠遠的放蕩，永

不會辱沒了他，也不會辱沒了自己的，

可是木已成舟，無可補救了。現在既然懊悔，願意補過了。以此次的大犧牲，證明她的改過自新了，愛他而且皈依他了；他就該當給她一個機會挽回她吧。真的，事至如今，唯有父親一人，可以拯救她的，如其他不挽救，那麼誰可以挽救她呢？

所以那老人家躊躇了若干時，結果原諒了她，她和她的孩子都被收容了。

她此後在家裏靜靜地生活，她已可以補救她過去的行爲了。可是瑪加利大的性情却不是如此。她不願意過去的行爲就如此忘掉不提，而仍須做補贖，她以爲犯了大罪，立了壞表，是應該在天主及人們的跟前，證明自己已往的腐敗，來

作補贖的。

於是每次到聖堂，都在昔日裝成曲線形的腰間，纏着一條補贖的苦帶，跪在聖堂的門前，令經過的人蔑視。雖然這樣，她還覺不足；有一天，當着教友們一起望彌撒的時候，她站在羣衆的跟前，公然自認自己行爲的污濁啊。

她作明補贖以克服犯罪的那種精神，是當時人所共聞的：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傳教士也把這件事傳揚出來啊。可是她的鄰居嘖嘖繁言，不免有把事實形容過度的危險。而瑪加利大却不自辯，讓他們知道，她自己不規避所不免的羞辱的危險的。

四 後母不容

但是，她這種難行的補贖，大不快她的老父吧。他原來希望她靜靜地生活，使她往日的壞表，無形中拭抹，不必她常常把牠提及的。他希望那壞表不久可以令人一切忘掉，不必她自己公然自訟的。她却適作其反，常把故罪重提，那麼，在很短期間，她的父親對她的態度變將起來：由寬容而變忿怒，由忿怒而變憎惡，由憎惡而變成有幾分殘酷了。

還有一層，就是那個後母；她一入門就不和瑪加利大生好感的。這個潑婦老早就在整鄉的人前，營毀了瑪加利大和

她手懷裏的孩子，要白白的把她母子二人杜絕的。不過瑪加利大回來時，她的父親不會反對，她只得暫時容忍，守候時機，然後施其逐客的手段。現在老人家已經變動，她便積極地強施辣手，雖則在老人家面前，還是融融洩洩，有些妥洽，對於瑪加利大則顯然攻擊，絕無妥洽了。

這麼越來越不幸，有一天事情敗到極點了：瑪加利大和自己不幸的孩子都被棄在門外，絕無慰藉呵！

當她還是少女時，人也曾常警告她，說她不羈的行爲，將來會使她達到何等可憐的田地的；當她拋棄了家庭的時候，雖有人屢屢勸她回家，亦有人說她歸家後的究竟的。但是歷年以來，她在奢華快樂之際，雖則明知自己使家中人不利，而她却沒有由濁入清的決心，也沒有回心的表示。現在是

是究竟了，現在是報應了。只是她自己去想其究竟，領其報應吧……

她站在冷落街頭，無家可歸，亦被流氓所蔑視呵！城中的人，只用白眼看她。而不睬她了；沒有人給她表同情，可憐她了；更沒有人敢收留她了。她知道：自從自己的父親一拋棄了自己，自己再沒有人可靠了。她只得怪羞澀地藏頭掩面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找一個荒避的所在以躲避而已！

此後她須做什麼？我們未知道以前，實在難堪設想！因為她不但只願自己一人，還要顧住圍臂裡的嬰兒呵。

她坐在樹下，從拉維安那移目將望，不停地注視着布先羅所盤據的山峯。在那山峯上，曾有一個光華淫佚的世界，在那個世界，沒有當心的事情；在那個世界，曾能够把詆毀

蹂躪在脚下，有如皇后一般地活着；那裡她有愛她的尊貴與貧賤的朋友；尊貴的因她的漂亮抬高她的身勢，貧賤的因她恩惠感激她的善心。那裡是她的城堡，在城堡裡仍然有富貴與繁榮，還有一種和平等候着她，只要她願意回去，一切都可以享受，而且什麼好事她都可以任意自爲。她於是觸景生情，自忖此刻是自由，可以脫離此地，回到自己的城堡靜中懺悔；可以在那裡把自己的錢財隨便分配，更多的周濟貧民。不消挨些崎嶇的環境了。

況且，她曾下一翻工夫去悔改，只落得一翻煩惱；落魄街頭，無家可歸。兼之窮途更遭俗人的白眼！即便鄉人原諒她，收容她，而她想從農夫村婦之間，在呆板的環境之下，昔日以爲煩鎖之事，必從新復現，或許比往日還覺更討厭，

不免迫她回戀昔日的浪漫，自由。而且她歷年以來，曾習慣了奢侈繁榮的，這種傾向難免得常常在心裡發癢，既然常在心裏發癢，又過這呆板的生活，那，不免終歸於故轍。而且長此以往，將來的態度，必會落得越法可憐。她回想起來，橫豎一切的一切都給她無半點的慰藉，使她覺得自己在拉維安那無插足之可能，現下自己既還可自由選擇，如果立時離開這人所擯棄的拉維安那，跑回皇宮般的布先羅，那，流連落魄，窮途白眼，可一去個乾淨，而奢侈淫佚，可享個無憂，何樂而不為？

可是她孤寂的坐在樹頭，自己的心緒儘是彷彿無定，儘是悽切徬徨！這個時候是她生命中最扼要的時期了。

然而，在此悽切徬徨，扼要的當兒，——自然，她是誠心

祈禱的——忽然來了一度光芒，直射到她的靈府，有如春輝照嫩草，使她欣欣向榮一樣，使瑪加利大·不但瑪加利大，而且使那些與瑪加利大同覆一轍的青年女子，有無限的快感！

真的，當她正在左右思維，驀地我等主耶穌在她的心裏說：『我使你做一盞火光燦燦的明燈，光照那一切坐在黑暗裏的人。——我使你做罪人們的榜樣，使他們因着你，看得出我多大的仁慈，等候着那願意懺悔改過的罪人呵；因為我對你是這樣仁慈，我將來對他們也是如此仁慈的。』

她於是再活潑起來了。她在很久以前，曾有些懺改的心願，可是剛才迫於環境與逸樂，未免退縮，現在不退縮了，她振作自己，起來作她的使命去了。

五 補贖

前頭是一條大路直抵葛當娜；在她的心靈中，似乎有一個聲音，吩咐她向那端直走。她記得在葛當娜有一座方濟各會的修道院。那是鄰鄉最著名的所在。她知道修士們到處都被人稱為罪人的朋友，她自己心想：如果走到他們那邊，或許他們會可憐她，而她可得個避難之所吧。

然而，她却有點猶疑：因為她從前風流快活的生活，久為鄉人所共傳，便是遠至葛當娜地方，也是衆口訾訾的。修士們只知道她會風流快活，恐難輕信她會慕然懺悔，絕對改

遷的。她不敢奢望他們一定收留她，她只得去嘗試，去懇求他們而已。她想最不幸，不過是被他們拒絕，回到這冷落街頭的生活吧了。而且，受修士們的奚落，比在此拉維安那受這冷酷的待遇，更覺易受呢。她於是勇往直前，向葛當娜的修道院去了。

原來事出所料，她白費一場虛驚：瑪加利大一敲修院的靜門，修士們却不把她拒絕呵。他們接納她的翻新自述，同時可憐了她，小心地收留了她。於是她辦了一個總告解，眼淚滔滔，洗去前此身靈的污濁，致令看見的人，都爲之感動起來啊。

她也曾心煩意亂，不知所從，且在路邊徬徨，無處爲家的；現在呵，她却已得到身靈託托之所了！

修士們把她托給城中兩個慈善的婦人去照管。她們用自
己薄弱的力量幫忙瑪加利大的困境，又承擔提携她。她在她
們那裏，起首堅誠地做補贖了。瑪加利大是積極，絕對做事
的；她昔日選了犯罪的門路，她就看輕一切，儘管犯罪，現
在她願意做補贖，她也同樣看輕一切，只管做補贖呵。

她也曾喜愛錦繡的衣裳，金玉的裝飾，今後穿着襤褸的
破服了。她也曾睡細軟的床鋪，今後她睡糟硬的地板了。她
也曾以美滿漂緻的面容，迷害了自己，及迷害了許多青年，
而且現在每次經過街道，仍然引誘許多人窺視，艷羨的，她
今後決意要把牠毀壞了。她割了自己的臉面，帶着滿面傷痕
，使人不再注意她的漂亮為止，況且她走去她曾犯罪最多的
地方，做極多的補贖。她回去布先羅山上請一個婦人用一條

繩子縛住她的頸窩，有如拉畜生一般的把她牽着，大聲叫着：
『請看瑪加利大這個罪婦吧。』

雖然，成聖之道不宜越分猖狂的，聖女作如許煩人的補贖，本是大可不必，不過她的誠心有餘，而智慧不足吧了；假如有神師的指導，她不會做出這些補贖來的，請讀者可勿奇怪罷。

她作此驚人的舉動，不但爲補贖過去的腐敗，還是爲制勝自己，免陷於現在與將來的犯罪的危險。因爲她自回頭以後，故有的虛榮的念頭，歷年以來還攪擾着她，那種念頭已是根深蒂固，不能立時可以拔除的。在她生命最後的剎那，她還是懼怕那些愛虛榮的念頭呵。

真的，她回頭以後，有時她傷歎不知自己仍須繼續與欲

情戰爭到何時。有時她失望起來，她覺得自己不必和自己戰爭，可以和平常人一樣，作普通的生活。還有許多時，她儘覺得自己反對虛榮的一切奮勇，不過是驕傲的明證啊！

她雖有聖德及有和天主親密的往來，而她始終是極其人性，始終是一樣的瑪加利大；不過她到死的一剎那，還好像起首一樣的抑制自己吧了。

有一天，她給她的神師說：「神父，請勿叫我順聽我這個肉體：因為這種讓步，我怪難受的，我要和我的肉體，戰爭到死呀！」

六 工 作

她嗣後的歷史，就是一段天主待懺悔者的出奇的歷史；事至如今，她須受試驗，神父們勸她自己去討生活，於是她要貼養自己及自己的嬰兒了。

她起首以看護度日，不久她不看護富貴的人，却看護窮人，自己依賴別人的周濟來過活。她居在自己的草廬中，在那裏，她效法她的聖祖方濟各，立了一個規矩：無論任誰使她，她都替他工作，至於應得的代價如何，多少，一聽人便。

她漸漸認識自己往日想人垂愛生憐的那種貪求了。她知道那種貪求，在這不完全的世界上是不能滿足的，須要在這世界以外才可以滿足啊。天主也會放縱了她，表現自己對她的關懷和疼愛；使她徹底「他」明瞭他，那麼，唯有「他」才可以滿足她那種貪求吧。

所以她常常懼怕不羈的自己，常常依賴着可靠的「他」。那種怕情總不分離，同時依賴的心却度度加增。因為她知道，到如今，她被這個愛人——耶穌——牽繫住，這個愛人是不會擯棄她的。

這種求愛，本來是她的個性，但同時是她的弱點，又時是她的長處，是她聖德的特徵吧。

人稱她做「瑪大肋納第二」。她得了這個綽號不是因為

她會懺悔，補贖，却是因為她有愛情。

我們知道瑪大肋納是個極端人性的人。無論在犯罪或補贖的行爲上，她都極端要自己的心意滿足，不管別人怎樣評論。她回頭以後，又痛恨又熱愛，但天主寬恕了她不是因為她的痛恨，却是因為她的愛情，罪過的念頭總不會使她忘掉天主，而天主之愛情却吸引她越形親密。以至「他」在加爾瓦略山死後，最先發現給她。

瑪加利大所有的特徵和所得的待遇，與瑪大肋納所有的絕對相同。她委身極端地作自己的補贖，却不管別人的評論。她作補贖的動機不是爲贖罪，而是爲愛情。她總沒有忘掉自己所作過的腐敗，但這樣的念頭，却絕對沒有使她忘掉天主。她堅勇地排除一切的阻隔，使自己可以投到「他」的懷

裏·

起頭他吸引了她，使她知道：他≡愛情的價值，漸漸給她多大的聖寵，把她提得更高，似乎吸引她更形加緊，那就是如同給瑪大肋納所得的一樣的情境了·

七 芳範

瑪加利大於最後的二十三年以來，得了如許離奇的恩寵及默示，可告滿足了。

她在二十七歲的那年，她就來葛當娜做補贖。她得准入聖方濟各第三會以前，方濟各會的會士們使她作了三年的試驗，在此受試驗的時期中，她自己完全是服役別人，以討自己的飲食。她服役別人，不賺人的薪水，只受人隨便給與的哀矜而已，這樣還覺不足，她還把施捨來的東西，一半瓜分給那比她還淒涼的窮人。

她用了這一點克己愛人的心，辦了一件有組織的愛人的大事業。她創立了一個慈善會，招集那些肯捨己受苦，服務窮人的婦女，自己出了大部份的力量去整頓鄰近的不景的氣象，她以徹底的精神，幹將下去，連她的莊嚴的主教都被她迫得要順聽她，任她操縱呵。

從前她是衆口所譏的壞表，現在她却是人所羨歎的芳範了。

一二九七年瑪加利大死了。她那時僅五十歲。她的神師是第一個作傳者。他給我們說：在她死前不久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她看了聖女瑪利亞瑪大肋納，基多最忠實的宗徒，她穿着一件銀似的外袍，帶着珍珠的花冠，四週遭被天神圍環着，基多在那恍惚出神的光景裏，基多給我們的瑪加利大說：

「在受洗的當兒，我永遠聖父說：『這是我的愛子』；我把瑪大肋納給你說：這是我的愛女了。」

又一次，「她神魂超拔，她在耶穌的足下，好像前時的瑪大肋納一樣，用自己的眼淚來洗他的腳：她拭他的腳的時候，她渴想仰望他的面容。求主准她得這個恩典」有如昔日瑪大肋納想撫摸耶穌的聖軀一樣啊。

她和聖女瑪大肋納聖德相仿，實在二聖並駕齊驅了！

她死了之後，被葬在葛當娜的聖巴西畧聖堂。她的神師說，她未葬以前，在她的屍身，及她葬了之後，在她的墳墓，顯了無數聖跡，要是他把他個人知道的寫將出來，可以寫成一厚冊吧。

今日葛娜地方沒有什麼比她的遺骸更聖更寶貴，她的遺骸，至今已經六世紀多了，但還整個留全，半髮不毀，任誰都可以看得見。

87

11537

上海土地灣印書館